

頌

天

臚

筆

頌天臚筆卷之十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贈詹

贈光祿寺卿萬 煥

贈太僕寺卿夏之令

贈太常寺卿蘇繼歐

贈侍讀學士丁乾學

贈太僕寺卿吳裕中

贈太僕寺少卿劉 鐸

贈刑部員外郎張 汝

魏瑞之世大獄屢興其最慘者有二乙丑之殺六君子以梁夢環之疏也丙寅之殺七君子以李實之疏也此其尤大彰明在人耳目者也其他如工部郎中萬燝以疏論魏瑞爲羣閭雜殿復廷杖一百死御史夏之令以得罪內侍中旨責其阻撓毛帥下鎮撫死御史吳裕中以疏論輔臣丁紹軾疑爲熊廷弼報怨廷杖一百死後軍經歷張汝以論瑞造誑復逮下鎮撫死

揚州知府劉鐸以詩句刺時逮下詔獄辨明獲  
釋復官而鐸候補京師番役誣以呪詛魏瑞斬  
于西市蓋諸君同冤死而鐸之死爲尤慘云其  
他怖死縊死仰藥死如吏部郎中蘇繼歐翰林  
侍讀丁乾學之類尚未可指數也但事有顯晦  
未盡登啓事耳

今上御極訟冤之章以數十百計燝等皆  
贈卹有差唯王之案以挺擊案下獄死卹典  
尚缺別有傳

贈太常寺卿萬

公諱燝字元白江西新建人中萬曆丙辰進士性忠介剛直遇事感奮不避斧鉞其爲工部營繕郎奉役陵工覩內帑匱乏工費浩繁疏請大內廢銅鑄錢協助因極詆逆璫魏進忠違預稽悞觸其兇鋒璫銜之會林御史汝翥因小璫衝突其導杖之小璫哭訴進忠乃哨聚數百人圍汝翥邸署搜撲避去不獲認知首輔葉向高之甥復圍福清私弟入其內室搜緝又不獲乃

遷怒于公以作榜樣迷惑

旨于午門前杖一

百棍陰喝奸比金吾尉必致之死杖後復于

御道前倒拖橫曳者三匝甫出而兩楹伏小璫

數十人俱手利錐刺之遍體受傷千孔流血公

睭目切齒痛不出聲身無完膚骨皆寸斷而薨

舉朝震驚天下稱冤忠臣喪氣義士寒心此

逆璫之縱殺立威第一人也越三載而

聖天子出特贈太常卿廕一子表其忠焉

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燝題爲 陵寢用文

甚緊權璫造意故遲敬申前疏仰祈 聖

明立賜處分以謝先帝以襄鉅典疏

蓋聞之龍不可離夫淵虎不可離夫山而

人主不可離夫權夫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

權一日不在人主則德分國池威分出震

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日不在人主

則竭澤而漁罪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

由此言之是人主之權臣下且毫不敢睥

睨矧刑餘宦官乎哉竊見今太監魏忠賢性  
狡而貪膽粗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  
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如廢子姪至二世  
再世賞廝隸至于金萬金立枷土民斃至半  
數命驅逐大臣處置言官空至十數署是一  
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爲

皇上有而盡爲忠賢有舉國側目鰥鶩然有不  
勝太阿例持之憂焉幸天奪其鬼神褫其軒  
借靈于憲臣之首發假手于九卿科道之衆

彈臣又何敢撫拾強爲附和獨忠賢有大不

忠于

先帝而敢不一妥

先帝九天之靈大不忠于

皇上而敢不慰

皇上永思之孝如盜利權悞臣陵工爲通天第一大罪而關切于臣之職掌者尚未言及敢隨諸臣後而爲

皇上陳之志忠賢固供

先帝之役者也

皇上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役

先帝而愛

先帝因以愛

先帝之役者也忠賢旣爲

先帝之役宜當事

先帝之事忠賢旣受

皇上之寵更宜心

皇上之心試問

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

先帝之陵寢平則爲 陵工而用財是

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極念也至搜財以急  
陵工之用又臣下體

皇上昊天罔極之苦念也况 陵工原無額派  
盼盼于外解而外解無至轉盼盼于事例而  
事例又不多向承乏寶源局隨蒙陞授屯司  
陵工正其職也當臣在局時目擊銅錢匱乏  
因進局中人等而問之曰有何術而得購銅

入局乎咸言有內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  
不下數百萬但一移文旦夕可至臣因移文  
十請發數日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怒云外  
邊敢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臣時憤激至  
中遂于三月二十八日具疏特請查發廢銅  
到局鑄錢協濟一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  
肯謂內庫銅器已有屢旨何得再請一肯取  
之日而臣又以得代遂舉請銅一事竟不復  
越俎相問矣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爲有

用之錢以若火之工程而探于若寄之取微  
臣區區一念不可謂不周且迫矣而無如觸  
忠賢之忌而寢閣何也豈惟寢閣且併臣任

事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五百七十餘兩報

助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三百六

十年來未有積報補秤錢者報之自始然

臣亦豈好作破格事以要譽哉固實見夫庫

藏之虛陵工之緊而佈此一念急公之心

耳亦以動後來當局者急公之心或從此積

一金即可佐國家一金之度支也又或從此積十金百金便可省民間數十金數百金之加派也而胡忠賢之見不及此也且忠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忠賢之名而思忠賢之義乎試一繹其義政宜諒臣之心行臣之言清查各監盡搜破廢銅器發局鼓鑄少濟陵工急用令其工程蚤竣蚤妥先帝之靈蚤慰

皇上之孝亦未必非一節之忠一事之賢而盛

憂憂焉拘執不許專制不發哉夫以忠賢珠  
玉盈笥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似此  
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

挐定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挐定無以操天

下之利權旣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

政權姦雄用意最深蓄謀最毒臣蓋有以窺

其微矣臣猶記今三月詣陵開工轉至小

山玉泉山各工于過香山碧雲寺親見忠賢

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闊翁仲簪朝冠

而環列羊虎接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彷彿  
陵寢且前列祠宇又前建佛堂璇題耀日珠  
網懸星金碧輝煌丹堊照耀竭東南之物力  
冠西北之旃檀歎歎久之不覺拊膺而歎曰  
何物么麼而敢于逞逆如此乎是何忍乎得  
無恣肆窮內故僭擬窮外乎且快于糜費如  
此乎是何來乎得無取盡錙銖故用擲泥沙  
乎使忠賢果忠也果賢也必且以營墳墓之  
急轉而爲

先帝陵寢急必且以美梵刹之貲奉而爲  
先帝陵寢貲乃鑿池暨坊杵木雷動布金施槩  
車轂如流曾不聞一痛念

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一蒿目完

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卽不痛念不蒿目而于姪  
所請發廢銅鑄錢一事僅僅一引手之勞遽  
可立救一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能朝聞而  
夕從之朝查而夕發之猶可以飾忠賢之僞  
而伏不忠不賢之真意如其攬天下之政權

以探天下之利權而罔知顧忌纖悉不以假人何大抵

人主雖不可有利之心而不可無利之權宵人政惟竊利之權而始得遂專政之心利以政奪政以利專其究必至于盡內廷之財而悖之出盡外廷之財而悖之入盡內廷外廷之人而止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寢假而狐假虎威寢假而螭噴龍毒先

朝王振劉瑾之禍可忍言哉臣恭繹

皇上 下諸臣疏奉 明旨大小臣工毋得瀆擾  
以沽名夫臣子事

君但知有

君可愛豈知有名可沽况此時忠賢被人彈射  
幾無完膚卽臣再爲論列亦後人而非先人  
名且無之沽于何有惟是臣職在 陵工瘞  
工程之垂成無期恨請發廢銅以協濟 陵  
工之前計有阻故不識忌諱再申前疏伏乞  
皇上俯念 陵工之急總攬河魁之權 勅令

該監盡搜廢銅發局鑄錢俵散夫匠給還料  
價將見錢糧應手內外一心如是而 欽限  
十月內尚不能完工以仰慰

皇上臣不信也仍祈

皇上大奮乾綱立寘忠賢盜利權悞 陵王之  
罪于以謝

先帝而快人心則臣之職掌斯盡卽言出禍隨  
礙職歸田今日亦可以報

皇上他日更可以見

先帝于地下矣

啟

不勝激切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奉

聖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廢銅能幾局中何人  
見知萬縕輕信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僭言瀆  
擾陷朕不孝且皇子薨逝便來激聒好生狂  
悖無禮着錦衣衛拏來午門前着實杖一百  
棍革了職爲民永不叙用前後發過帑金并  
太僕寺助工銀共八十二萬取用過銀錢各  
若干着查明開疏具奏

頌天臚筆卷之十一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集

簡恤

葉少師

葉公諱尚高字

號臺山福建福清人鑒

曆癸未科進士由考選庶吉士入翰林公于

神宗丁未年自南少宰召入閣因內列被糾謝  
事獨相七年頗多匡濟至壬子冬王曰乾蜚語

上聞

上震怒公密揭調停

神廟霽威因進說 貴妃次年得趣 福藩之國以定 國本天下方推 社稷功而忌者攻之愈急甲寅公乞休歸至

神廟賓天

光廟纘祚皆眷注公首召田間公至

熹廟辛酉冬始再入相時閣員六七公多不同志公快快乞歸至逆璫亂政肆毒于

朝甲子六月朔楊副院擊璫疏上公臥邸聞之

不憚知不能動搖巨奸而縉紳禍必自此始深憂之曾採一太學門生議草一疏爲解紛使行其策尚可收拾敗局會有尼之不果上公只堅求去以明不染時物論多咎公少擔當而不知初念甚剛正其疏草近刻于湖中幽憤錄表提公未竟之志感服其先見然不愧古大臣厲節云

大學士葉向高奏爲內外聲隙已開隱憂  
未艾謹陳愚見恭請 聖裁疏

頃都御史楊漣論劾太監魏忠賢列其大罪  
二十四欵多窮兇極惡之事駭人聽聞臣在

病榻見之亦寃搖心悸舉朝臣工無不以漣  
爲忠直言人所不敢言于是連章疊疏攻擊  
紛然

皇上雖力爲解釋終不能止其仰煩 寅衷亦  
已甚矣臣平心而論諸所論列如 中旨之

煩傳大臣之擴斥言官之被逐章奏之停留  
凡屬此類雖皆引以爲

聖裁然 九閨沉沉何處可問即臣等地近  
密勿亦未信其盡出

宸斷與否况外廷遠隔能不猜疑而忠賢獨被  
寵任人皆謂其所言

皇上無有不聽故凡有不美之事畢歸之忠賢  
此臣之所不能曲爲忠賢解者也至于墮  
中宮之胎殞一裕妃之命斃一御幸之宮人

則事在內廷難以臆斷

聖明在上威柄獨操忠賢卽懷無良之心負參天之膽何敢作此等事故縉紳有問臣者臣

皆以不知對亦告同官臣爌謂此言稍過人

或以此病

臣臣

笑曰我爲輔臣若真知此事

而隱忍不言直待臺臣之詰發則其罪當與

忠賢同尚可一日容于人世哉此在

皇上再三自研審于宮中果有影響與否而

則未敢遽信之爲忠賢罪者也乃臣之所深

慮者則以忠賢一中官耳非有大功勞于世徒憑籍

皇上龍潛狎昵之愛一旦富貴至此所謂福過灾生怨謗滿路故楊漣一言和者四起漣疏傳之天下天下之人必以爲言言皆真件件是實毋論忠賢不能自辯即

皇上代爲忠賢辯人亦不信而

臣竊觀

皇上臨御以來左右近倖之臣朝被寵而夕蒙奪者接踵而是則忠賢之禍不發于今日必

發于他日

皇上而不念忠賢則已如其念之則必思所以保全之而保全忠賢于今日易保全忠賢于他日難臣請効其愚自古人臣凡權勢太盛無不顛覆惟知止知足之人庶幾免焉忠賢誠超然遠覽乘此紛紜之時力請退歸私第遠勢避嫌使天下後世謂

聖明之朝有告老乞休得善終始之中官豈非盛事如必以後患爲虞則臣以爲忠賢一退

萬事冰消而

皇上亦恩意如舊消今日之猜嫌保無窮之富貴轉禍爲福只在俄頃間臣之爲忠賢謀與忠賢之自爲謀莫有過于此者其次則力辭東廠之任以減省事權且稍示惶懼不自安之意以少謝人言亦解紛之一策也乃臣又諦觀年來之朝政所未厭于人心深委咎于忠賢者無如王紀之被逐鄒元標之不用文震孟等之降謫紛紛之論多從此起而王

紀以忠直大臣無端重謔人猶不平誠能力  
請

皇上復王紀之官允鄒元標之起盡 召文震  
孟鄭鄖毛士龍侯震陽熊德陽江秉謙等還  
其原職其他過誤之政悉與維新則天下人  
必曉然知忠賢前此之無成心而後此之遷  
善補過猶有可望不至爲述復之凶或者恕  
而亮之忠賢之釁孽便可消除許多即轉謗  
爲譽亦不可知忠賢之自爲謀與

皇上之爲忠賢謀亦或當出于此者

臣

之此言

甚平甚恕甚爲可行不敢効廷臣博擊深求

務甚忠賢之罪以快衆忿蓋閣臣之與廷臣

所

遠

不同廷臣止于發奸言不憤激不足以

盡情閣臣主于調劑若逐響隨聲反足以害

事度

臣

言出入且有疑其爲忠賢地者而

臣

自念從古奸邪依附嬖倖不過爲富貴計

臣

七十老人旦暮且死庇護忠賢將以何爲誠

欲體

聖心以安內外諸臣諸臣安則朝廷安而封疆之事乃可圖也伏望

皇上將

臣

此疏留神省覽併諭忠賢仔細三遍

臣言是否若徒欲以空言

屢旨解此盈庭

之紛糾則揆之情勢萬萬不能臣竊恐將來

之決裂且莫之所終矣昨者

皇上屢諭

臣

出竊度

聖意亦似以此事望

臣

故忍死竭其愚慮以俟

聖明之裁斷

天地鬼神實知臣心知我罪我一切聽之矣臣  
有此疏愈不可留更望

聖慈亟放

臣去庶

臣之心還得明且使忠賢知

臣以自爲謀者而爲彼謀其意甚忠而待之  
亦不薄耳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

日奉

聖旨

大學士葉向高疏題爲臺臣人品自真  
臣求多太過謹懷不憲衷以質公論以聽  
聖裁疏

頃科臣朱童蒙以講學論鄒元標馮從吾二  
臣已奉旨慰留此猶論其事耳未病其人  
也今科臣郭允厚遂併其人而訊訾之臣竊  
以爲過矣二科臣之意似不在講學而在于  
明歲之考察恐鄒元標有所左右其袒即允  
厚疏中亦已自言之年來門戶聲譽互爲勝

負近當事者劑量其間人心稍平臣與吏部  
尚書張問達每論及此未嘗不嘆息于前事  
之過當而以令此 計典必力矯其失一切  
歸于公平鄒元標議論亦是如此毋論人情  
多端過生猜疑必逐去鄒元標而後快也鄒  
元標在

皇祖朝直聲振于 朝野三尺童子無不知其  
爲忠臣淹伏數十載海內共惜

皇上拔之田間任以九列足稱 清朝盛舉

素不習鄒元標近與周旋見其懇懃愛人之  
念渾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矜名負氣寵置  
矯飾之態心甚慕之卽或者謂其居山溫故  
于世局尤所未諳宅衷太虛于人言有所易  
入然于鄒元標之本色無所損允厚所列率  
皆吹毛洗垢無甚關係至于張居正之卽  
典則楚人請之臣等擬之功罪原不相掩褒  
貶何妨並存鄒元標之不言臣方服其無成  
心柰何更以爲罪欲併其一生之大節而抹

殺之何其甚也鄒元標在朝如麒麟鳳凰自足爲瑞如渾金璞玉自足爲型何必規規然責以服乘之能雕鏤之技哉若逐去鄒元標則其他之講學氣節如鄒元標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必爲不平紛爭又將不了門庭之禍必與國家相終始朝廷之上已先自亂又何暇問封疆之事哉而亞亦烏可一日居此地也夫講學之禁從來未有乃之科臣之疏屢奉內傳均更票擬至謂宋室

禍敗繇于講學誰爲此言以告

皇上獨不思宋方盛時正以濂洛關閩講明學術比及南宋王淮韓侂胄陳賈輩始立僞學題目構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

太祖高皇帝立綱陳祀設科取士一本于宋儒成祖文皇帝復令儒臣採輯宋儒論學之書爲性理大全頒行學宮二百五六十年道德一風俗同一切製防決綱之事有所忌憚而不敢爲皆係於此

皇上奈何輕聽二科臣之言而不深考

祖宗一代之治法乎日來言路諸臣條陳甚多率多咈而少俞乃二科臣獨有當于

聖心若是

臣

誠不知其故也如以講學爲結黨

則世之結黨者豈盡講學之人若欲結黨徇

待講學如以元標之講學爲可議則

臣

又有

忠告之談常嘉靖時海瑞以忠直著名謫歸

起官爲應天巡撫尅覈採切人皆不堪卒被

擠以去其後再起再被人言當時亦有以言

者爲是至于今日瑞之高名如故而言者甚  
爲世所詬病今元標之失未至如瑞而求  
者乃反甚焉臣又安知他日之議論竟何如

耶臣職在平章可以無言但恐人心不同頗  
難易起若不稍爲剖明必將有非二臣者以  
將有非二臣者紛紜排擊險怪一至于此  
今臺臣馮從吾又求去矣銓臣張問達亦苦  
苦言元標行當即繼之矣去察典幾何時而  
在事諸臣勢將一空誰爲

皇上爲此事者臣安得默無一言且當

聖明之朝有道學之禁

臣

爲執政而諸賢連繩

去

國

天下萬世清議謂何且將與王淮陳

賈輦同被惡名是亦

臣

之所踧踖而不安者

故敢冒昧一伸其愚如以

臣

言爲偏護則

願與元標俱去以謝科臣不敢自明者也

臣

生平不知講學惟是

臣

鄉素稱海濱鄒魯生

鄒魯之鄉而禁孔孟之學

臣

猶不敢統望

聖明俯垂鑒察

臣

不勝悚息塵凜之至

臣

大學士葉向高謹奏爲微臣冒昧失言特

難佐理無效耄病難支懇乞恩休致蹕還

頃

臣

以朱童蒙郭允厚論鄒元標冒進詩言

蓋

臣

自弱冠爲諸生聞元標抗跪廷杖四海

之人凡有心知者無不仰慕以爲真古之遺

直比

臣

通籍則元標再起爲給事中爲吏部

皆以直言去

臣

備員政地人皆以不能起元

標罪

臣

亦自以爲生平第一歎事幸遇

皇上錄用遺賢拔擢元標而臣亦自田間來得  
有同朝之喜元標屢有去志皆以勸辭而  
止臣亦自盡其夙心耳固不虞世之不能容

元標一至此也童蒙兩臣疏謂無逐元標避  
心此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幾而郭允  
厚繼之郭興治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疏懶  
併及其人品興治又恐禁學非所以爲名臣  
品未可以遽定遂深而擬之爲賊三臣之意  
同而其說則已三變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

力矣從學官之改，勅書禁講學殿書院  
汰生員此乃張居正所爲非以崇  
祖宗朝法也居正之得罪于清議者成憲先憲  
心正爲此事童蒙柰何判之訴爲書院詔之  
固云世必有執江陵之見以謂余者何其言  
之偶中乎至以屢奉臣內傳數語爲臣江陵  
毒則臣不過據事直書同官諸臣共聞其風  
未嘗添捏一語亦未敢過疑童蒙之有他也  
童蒙欲臣主張目前使禍機交息則如此止

事臣已不能主張矣誰發禱機而望臣息之

哉然童蒙實未嘗攻臣祖臣豈可爲童蒙求去

惟念封疆多事各鎮告急告窮茫無以應而

滇黔危困至極甚承役來此求救者汨時臣

泣臣亦爲之淚不無餉無兵無策暫移疾

撫按及科道官吏連章累牘請免枷鎖欲無

可以免加派逆黨臣舉老病之人爲此無能

苦念日夜眩暈每對同官言口素如此何期

自立本意勉揆明春方敢求去今再立臣猶

萬不當留亦無益伏望

聖慈哀憐九故仍勑再九卿科道悉心諭我  
所以足餉足兵拯尤邊救滇黔之策其僉朕  
言閒語可以暫置童蒙輩亦各安其位勿遷  
猜疑臣雖歸死林間有餘幸矣臣此言猶及  
童蒙甚愧其多且非體以後再有辭說不敢  
應也臣無任悚慄激切哀懇待 命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 日奉

聖旨

國子生茅雜上福清相公書

昨得這札且蒙令孫再賜過略敘日內情形  
不勝欵憾殷譽與共之念托取昨者師臺所  
未上疏草一視或爲少佐蕩蕪而待遂不至  
恐今日師臺此疏勢不容緩只得不避瑣滑  
再以筆畫代口陳幸師相稍留聽焉此璫具  
下矯情刻勵不通苞苴時亦禁切

主上又能約束各監第論此跡幾類大賢然須  
原心跡考始末以定其人又須慮將來謀權

宜以救其禍古宦官之賢如呂彊張承業者  
代有幾人而爲十常侍魚朝恩田令孜狂  
忠者史不絕書故履霜堅冰之漸不得不集  
嚴于中宮而況禁內事非唐宋此亦善  
武宗時比何也唐宦宮之禍最烈以其選派精  
也如文宗之甘露黨變與穆僖之愛刻添墨  
阿父之流難威嚴尚出余耳之右而唐制  
乎得與羣臣相接賜對而奏不齎媿媿然寡  
人故訓註崔昌遐之徒猶得爲人主畫策去

之冷

主上即章疏往往留中不省况面奏乎此外臣勢愈踈則中官勢愈盛而事不逮唐之失驗也宋之宰相能以空頭勅去大璫不旋踵今能行之乎且五曾以副相視山陵陛辭請對以數語立誅雷允恭而并籍丁謂今亦能之乎此宰相權愈輕則中官勢愈盛而事不逮宋之二驗也

武宗狎八貴矣逆瑾爲首而下之六七璫竊力

能與之抗且賢如張永可說而使爲我用又  
武宗時即有假旨立枷大臣等事而

嘗能脅制之故楊文襄激說張永回奏豹禁  
不難以夜半出寸紙籍之今此璫方弁聲鶴  
假亢直以禁制

主上主上亦實有嚴忌而不能呵厲之蓋以禁  
宮大闈皆出其門稍異已者大則誅磔小則  
投閒此曹亦習知

主上之終不能自振而同聲附和之推挽之所謂莫三人而遊與臣下雷同非人主之福莫今日爲甚是此擣逆萌雖非瑾比而盤據堅固幾出瑾述並不逮

武宗時之三驗也又萬曆初記二張司禮用事雖作威福第竊之耳非若今日竟出其手傳諭閣中奉行唯唯乃起居註所載申王召對詔令鯨璫伏罪請死而當時申文定公出語

太軟

神廟曾微哂之天下傳以掩口今此璫恥于庭  
辯又必欲以調停之擔委閣中遂假視

皇太子急症一說午初六午召五相公入深禁  
肆其辯彼雖假舌於王司禮而若此光景藉  
勢太重相體未衰今日即欲吐串吳門前獻  
語不可得況迂引漢唐諸盛事乎是璫羽翼  
已成全無顧忌又耕不逮

神廟時之四驗也然則今之苞苴不徇恩怨  
寶一空之久也何以昔貪而今廉也咎固不

向吏兵二部說事彼直眼孔大不屑問此底  
裏中物耳而之倚捏如肯傳擬事事自然  
欲盡穿朝臣鼻孔而顛倒其雲霧中此可  
之不作威福否又謂之不壅蔽

主上聰明否夫心奉太奸而跡類大賢此政惡  
莽謙恭之日而柰何二三元老亦狎之如海  
鷗耶夫中官之禍莫大於有兵今內操雖虛  
掖庭小兒而衆已數千便非易制故愚以爲  
卽非逆瑾比而他日如田令孜輩劫遷乘輿

之事斷斷必能行之聞師相私論此事以  
神廟初亦有此必過謁陵方罷今無論謁陵無  
期此操原爲東事棘而設東方未寧卽引謁  
陵豈能便散此軍而不敢自焚與如虎斯翼  
二隱憂亦不可不寒心也且自古閹人無反  
以謁者監何繇有見故

英宗之誅曹吉祥直引漢曹甫曹騰曹操諸  
以折之今璫之子女成羣非連姻椒室卽筆  
筆鳳池此尤古史所絕少猶記唐之高力士

亦有守繫繩而喝罵心遠嫌且本無與私非  
若今之富過鄒鳴鸞連三輔者此文過之者  
則自此璣泪不收書本一偷父終何能爲亦  
知田令孜亦建于五坊小兒以鷹大事上而  
駁柄用今事亦絕類之夫事英主難於降氣  
而易於轉手事中主易於容忍而又難於割  
恩此際爲之大臣者既不能先事折其萌芽  
安得不協力籲天以消弭其泰甚且楊憲副  
盡聲以吐大端幾臚列已罄所未及者止去

秋捺  
旨停刑與近日連姦外戚立大事業  
今六部九卿與臺諫公疏單疏充滿公事卷  
黃扉諸老何能無言况在師相行決去志疏  
皮魚不惜屁諫豈以一去便同寒蟬吾故用  
下尊疏斯亦可少而萬萬無噍急止自號辯  
之理彼御史蔡芳同傳之說原各有所指御  
至扯以謂辯但如此事閼動盈朝非謂衆怒  
難犯亦非謂憲酒當了實以此番太舉不能  
使此端稍挫抑變動於宮闈之間則彼將來

復奚顧忌我將如何收拾肩屬複玷朝班  
故愚以師相亦難一言而難於為盡兩全  
礙之策以所懇

主上之必允夫楊公一疏譬之博浪一椎秦亦  
震動今見公疏累累豈無懼禍心何不使伊  
黨善說之姑亦引疾避閒私第數月暫謝厥  
印別委一人署之卽如左班大臣被論亦須  
註籍數月此豈非賢中官事而魏何難創行  
之一面勸以戚屬在兩房及金吾者俱引疾

去一面請

王上恩禮不替而第罷其柄任一面潛訪周延  
內璫稍有智筭能抗之者援之在事不第傳  
其門下魚貫以進而有傳法沙闊之謂甚而  
請 中旨戒諭中外處分止可如此以後不可  
得雷同沾激而又 嚴勑首得嘉者安必供  
職以別謀求軍國重務毋徒以擊中官清君  
側爲名高如此結局庶乎猶得兼策此不復  
密揭爭之而全在于密使所親信者預說遠

昔平勃之詔產祿則必藉陸賈以通鄭寄趙  
汝愚之請禪詔則必藉侂胄以通關禮此曹  
傳說有効又在速酬之而卽亟謝之此政所  
謂以儀秦之術行伊周之心

二祖

列宗豈不在天呵護若第云此璫作用有賢而  
無奸古方不可用于今遠憂不必設于此而  
此璫權柄必不可卸此璫羽翼必不可剪止  
以姑不深究四字爲草草調停之法則真不

願今黃屏諸老挽回僅出于此尤不願我師  
相以 三朝元老休戚與共者而亦坐視至  
此也今師相決去無難也能逆中官便能去  
若中官果欲假我作塘牌雖千疏不能去也  
若師相能以此兩解法爲完局雖終始寂無  
一言而天下萬世諒之稱之而報國之功成  
還山之念足矣若不能結局此事徒以空虛  
爲高此震澤以下之所能爲即李東正袁公  
肯出此况向所期許與天下所俯望又不止

如洛陽餘姚兩公而已者昨蒙教云原無機  
會何云失也愚則以機會尚在在遠識勝察  
思而密斷之耳此番詬曾不泣于朱翁翁鋟  
非其任也卽師相非去志已決亦未可効說  
言也夫惟不肖休戚毀譽素與師相共而寥  
幸向無一私于請且無一語謊聽是以更出  
不達時務門生之上而强聒如此惟耐心一  
評採之倘肯召問不憚星馳矣六月初九日

奏記

贈太常寺少卿侯公

公諱震，陽字啓東，號吳觀。吳之嘉定人。萬曆庚戌進士。初官行人。凡三奉使跋涉幾二萬里。值神宗暮年，百事耗蠹。公痛省厨傳，不輕費一馬。一肉迨入吏垣時，璫焰未熾，然中外籍籍，有客魏者，外輿輔臣……比將爲國患，適客氏再召。公首糾之，幸徼寬政。繼公起者，皆不免然。公禍始此。未幾，激于……辯諸言官疏，特疏叅駁。且歷詆諸相臣……內批調外。公又出一揭一疏。

極論民瘼圖計并鑄二級歸矣公歸後璫凌冊事初召諸言事黜者以收人望獨不及公丙丁聞銜公者又撫公所嘗剖析梃擊移宮數語入要典中欲中以不測事幸寢然逆璫每于看工日訟言之朝堂某某者何尚免羅織凡所指者承望皆如影響而舉朝皆知公病廢不能出幸脫虎口然丁卯春公竟不起

上卽位首復公官而公弗待矣踰歲以子嗣疏卹贈太常寺少卿蓋異數也公潔廉正直與

人絕無煦煦色詞然急病好施不語獨華子與  
之訣終始不渝他懿行不勝著著其立朝大者  
如此

原缺

吏科給事中侯震陽題爲絲綸子古爲詔  
寵愛時宜斷懇乞聖明收回成諭以

肅宮闈以光聖德以釋羣疑疏

竊都內閣傳奉

聖諭朕前有諭着擇午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告  
奉聖夫人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侍朕躬  
未離左右自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通未進卧  
暮夜至曉思憶痛心不止安歇弗寧朕頭疼  
恍惚已後還着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

廷不得煩激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道特諭

欽此先是

臣

一入都門無論緝紳士庶皆願

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敏練內防讐讐外惕邊疆

無一言一動不懶人心稱中興

令主獨謂有奉聖天人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

恐熒惑

聖聽爲肘腋邊

臣謂

明聖當陽幽邪異照況山陵竣事出宮奏有以

明旨不必鰥鰥過計爲也旋有臺臣主憲才

以義裁恩二疏

聖旨寬之而不責臣益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至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期不謬而縉紳士庶亦無不塗歌巷舞頌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今諭臣且驚且駭謂此有所矯僞不出于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

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臣又不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

臣

甫側班行

僅于御門宣捷再覩

天顏聆

玉語威嚴咫尺自恨目不及遠不敢

逼視而心識爲非常

大聖人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至

忘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疑

承輔稱內之則有

中宮叶琴瑟之述

兩宮稟小星之義起居金

息調護維持以節嗇精神以漸磨令德其偷  
有于保姆滿爲此戀戀耶且

皇上一身

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

二祖

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

天地呵護之矣

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  
即位之日休以遼警  
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宋

人之懼此又

天地

祖宗仁愛之過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此即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  
臣矢心滅賊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  
子涕泣何爲且

皇上不念邇者三喪並舉

兩皇后弃

皇上于誦詩舞勺之年

先帝廿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神  
禮成寶城未築有同宵露臣旋繞其際猶泣

下霑襟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必有寤寐興哀枯捲飲痛者特  
外廷遼遠無繇得知而反以憶泣保姆之諭  
使臣工見使衆庶聞使天下後世猶宛轉而  
揣摩也甚矣其爲

聖德之累也禮曰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

魯昭公慈母死欲爲之練冠有司執奏乃止  
古之慈母職兼訓教猶恩以義裁若是今之  
乳母可知也今夫外諸王公主至親貴矣朱

邱旣開叩闈不易奈何獨使么麼里婦狎姦

至尊哉憶臣等匍匐送喪之泪萬斛角奔于官

雲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曰奉

聖夫人靡不舌喬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輶

臣云

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旁拜塵號慟聲

問之有錦衣臣駱思恭曰此

先皇保婦恩寵未遠是以悲耳亞喟然欷歔自  
此掖庭阿乳之婦適與後先繼述之廢帝  
厚與薄猶天與淵薄者使行路猶憐厚者能  
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圖明不祥

皇上即爲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  
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焉益之毒且  
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  
再入不可也時出時入猶萬萬不可何也

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間巷穢褻之身何得輒混視聽况中涓羣小內外釣連借叢燭灶有不忍言者徃牒昭然足垂炯戒王聖寵而漏江京李聞之奸趙燒窯而構曹節王甫之變毒流縉紳禍貽宗社良可寒心哉祖宗家法森嚴

皇上茂齡天縱萬萬無此乃忠臣憂君必防其漸又况風聽臚傳種種擬議業已見端寧止萬一之慮而已哉不爾得一婦氏淑慎周旋

無損

聖德且安

聖躬曉曉弗聽胡爲者也竊體

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之未出也  
舉國何以皇皇然望其旣出也何以躍躍然  
喜出而復入也何以凜凜然憂慮其故可思  
也或未有以此情告之

皇上者苟知之將一身私愛不却而自調矣及

誦 諭詞禁外廷不得頗聒是

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且叩闈力諍  
喜此心即可以爲堯舜臣若承旨誠默是願  
皇上外不忍之心而不能克

皇上爲堯舜之心亦鴻用諫官爲矣故敢齋沐  
土請伏憲

皇上忻然轉圜立收成諭其容氏或優以金鼎  
或多時間勞示毋忘簪履再不令出入 大

內賚近

宸嚴至重內侍人員亦須有辦彼老成重直者  
大抵不善爲逢迎者也但願

皇上勿喜諛而惡規勿縱任而候制勿施罪罰  
旋賞使轉展猜疑愈開旁隙則情法自肅城  
社自清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敢  
因是而并及之伏乞

皇上採納施行

天啓二年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屢有諭旨如何不體朕心又來濟擾侯震

賜借事沽名姑念言宮且不深究

梓州

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添註主事未任  
憂臣侯峒曾謹奏爲

聖恩夕拜重宣先臣朝露不待謹鳴哀感兼部  
孤忠懇查例贈卹以資幽壤以彰

皇仁疏

臣屏處草土伏讀邸報本年三月十三日臺  
部一本爲欽奉

明旨事題將廢籍各官考滿典試條議薦舉請  
告等項准復原官遇缺銓補而臣父震陽在

條議被斥之列奉

旨報可旋于十八日起補臣父吏科給事中

恩命乍聞閭門感慟該臣父于天啓七年正月

在籍身故

臣

嗣曾泣血吞聲逾年所矣恭遇

皇上聖政聿新神明屢出卽欲拜疏陳情顧念

慘死諸臣駢肩累跡

臣

父禍不及此未敢先

控不意早膺

環召輒廁原班從茲隴覆白楊已自名高青瑣

君恩至矣抑又何言顧惟錄生卹死

國典並優臣父不復被有生之榮應援卽死之  
例瀝血哀鳴仰惟

垂鑒

臣

父震賜中萬曆庚戌科進士初授行

司行人考選吏科給事中天啓元年八月到

任九月內有再

召客氏之諭時客氏煽處後庭內與逆瑞魏忠  
賢比外與姦輔  
北關通線索傾危

母后虐燄未張識者早卜燎原之勢此諭實第  
一關頭先臣半夜披衣質明拜疏反覆數千

言多刺要害輿情洶洶懼蹈不測

先帝傳旨重處閣赦幸免同垣朱欽相倪思輝臺臣王心一相繼入告遂蒙詭謫臣父自愧

同事異罰且首辜逭罰而不知蓄毒已莫可

解矣此先臣被斥之根也廣寧未陷熊廷弼

正化貞日競日事奉

旨會議十九調停臣父獨抗言化貞之用麻恭  
算廷弼之並任非宜

先帝嘉其直捷下部立撤一人限次日卽奏奏

未及上而廣寧陷經撫逃臣父文祝飄雨疏

各聲其罪乃姦輔憑藉國多公論共憤

偏借攻廷弼以護身臣父謂封鹽壞吾自紳

壞封疆者官府壞吾自糾壞宮府者遂希疏

參駁并規諸輔臣大抵責見在者之擔當諷

已往者之隱忍諸輔倉皇引避機發忌

通內外積郊冷謀并力午刻疏上申刻

內傳重處閣擬寃宥

內批調外而先臣未竟之言一揭一疏又繼之

奉

嚴旨再鐫二級途次又見

嚴諭禁私揭累繢數百言乃特爲先臣發者此  
先臣被斥之實也蓋先臣生平自矢一意公  
忠絕無依傍初疏入告卽以和衷勗勉在駕  
廷諸耆碩又于挺擊移宮兩案信心剖析後爲  
史臣纂入要典中深文巧詆幾冲奇禍試取  
全稿覆視有無黨無偏確不可易如洗臣數  
言者乎至其骨鯁性生忠貞世篤臣曾祖堯

封曾任御史忤權外轉遺訓凜然先臣每讚及嬖倖詔璫輒義形詞色記入都門臣以會試隨侍餽寓數椽已逾三月忽逆璫魏忠賢遣帖致意勿復取直驚問之知此舍新屬忠賢矣先臣艴然不應亟移居會館中忠賢恨之入骨時有

皇城之役一切鞠人命飭門禁小有窮詰動聞閨豎惟意所爲取

言如寄臣父憂憤廢餐屢屢補牘執爭盡從中

格蓋垣席未煖自分必不免矣歸田以後爲  
先臣申救者合疏單疏二十餘上前此被放  
諸臣皆相繼

賜環獨先臣一斥不復丙丁之際逆璫至舉先  
臣名姓詰責同

朝不甘心不已幸沈埋旣久無有應者然而駁  
網危機喧傳道路蓋先臣幾爲就釡之魚卽  
臣亦幾爲覆巢之卵矣觸目之慘驚其外剝  
膚之慮攻其內沈痛幽憂卒以不起昇知令

日遭際

聖明弘恢天網

臣父固當忍死須臾樂觀

大化而豈意天奪之速哉

臣伏見

皇土睿照燭奸沉幾觀物假使先臣珥筆彈冠  
未必不少佐

維新之理而未翔雲路之鴻已集座隅之鶴旣  
天衢之莫騁將泉室以何光查天啓元年將  
皇祖朝廢籍各官分別卹錄內如劉弘寶劉爲  
楫皆以給事守建言降級贈太常寺少卿先

臣事體正與相同伏乞

勑下該部照例加贈則

臣父雖春明夢斷葵藿

未竟于生前然夜壑榮施環草尚圖于地不

於以激發忠義揚厲士風亦非淺歟矣

崇禎元年八月初七日奏十一日奉

聖旨俟震賜著忠謹准照劉弘寶等細卽與

贈鄭該部知道

吏科抄叅 入月十六日

侯給事在本科不及一載疏數十上特以風  
節著至今讀其諫草凜凜有生氣焉叅客氏  
叅邪輔使其言行何至有逆璫熏天之談幾  
幾乎不免虎口于生前而幸微

鳳詔于身後知

聖明待忠諫自不薄也舊例可循  
新恩何斬抄出速之

頌天臚筆卷之十一